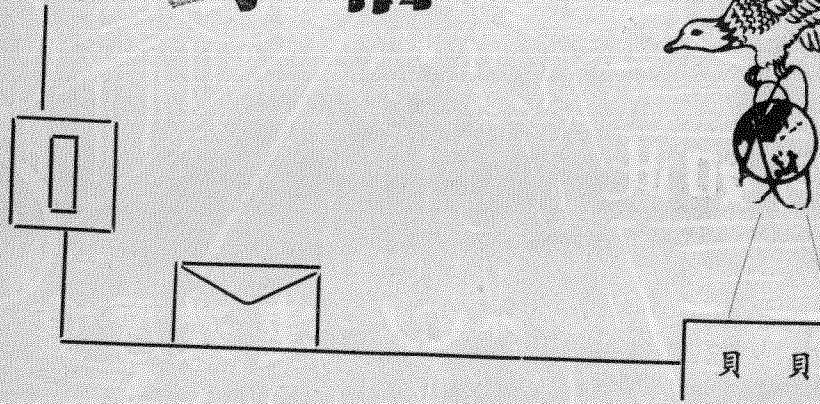


二封信



(一)

敬愛的爸媽：

夜已經這麼深了，您還在為整理我的嫁妝而忙碌；看著您老邁的身影，想到明日即將離您而去，太多的酸楚不覺湧上心頭。

廿三年來，不知花費了您多少的血汗，多少的苦心，才把我從襁褓中帶至成年，而羽毛將滿的明日，我即將飛離。您不知我是多麼的不願意，我捨不得離開這個您蔭護下溫暖的巢，我更不明白為什麼人一長大，就要跟著一個和自己原本沒任何關係的人生活？您還說，那是正常而可慶的喜事。為什麼您竟那麼仁慈而寬心的將吸盡您油燈，苦心栽培的女兒交託給另個人。您還說那是義務？而不希望她在您有生之年，侍候於側，奉養終身？

記得在我尚小時，母親是美麗的，而今已是皺紋滿額，當年健壯的父親也時有病痛。我瞭解您用自己的生命去換取兒女的成長，廿三年像一大筆舊帳，即將離去時，您不索取任何酬報，而我將用何去償還？

東方泛白時，我就會被抬入花車，可是無論身在何處，我一樣是敬愛您，思念您。以後我要做到不讓您覺得失去一個女兒，而是多了一個兒子。恬是個好孩子，我們會過得極恩愛，這個請您千萬放心。

你已多次催我就寢。是的，我千萬不能把眼睛哭腫，我要抑制悲傷在您歡歡喜喜下高興興的離去。
愛您的女兒

你的小貓

張・氏・春・秋

• 張炳城 •



※五分鐘與一輩子

某年某月某日，某堂課。

某同學向某教授發問某問題。

該問題因與事實相矛盾而「不成問題」，於是乎半空裡掉下來一顆笑彈，哄堂狂笑，前仆後仰，樂不可支。

如果稍為留意一下當時的情況，便知道這種笑既非皮笑肉不笑的商式「苦」笑；也不是阿哥哥式的狂笑；這是一種飽含輕蔑的笑。

牆角傳來另一位某同學的竊竊低語：「真是出盡洋相！」

炳城曰：「某同學雖然被譏笑了五分鐘，可是他終竟是了解了該問題；那些有問題而恥於發問者，也許要被人譏笑一輩子。」

※剃頭記

某年某月某日，收到某友人的來信。書中有共妻記曰：「有妻皆可共，不共不成妻；共自由他共，妻還是我妻。且看共妻者，人亦共其妻。」

炳城回書曰：「有頭皆可剃，不剃不成頭；剃自由他剃；頭還是我頭。且看剃頭者，人亦剃其頭。」是為剃頭記。

※說文解字（或三句不離女人）

西方人曰：「女人者，男人之悲哀也。」

（Wo of man）；東方人曰：「女人者，禍水也，（或曰：難養也）。」

龔群鈺教授曰：「姦者，陰氣太盛也；」炳城

曰：「姦者，市場之謂也。」

又炳城獨唱曰：「雙胞胎者，『一舉兩得』也。」

※披頭心理

「如果你想有女孩子愛你，祇要特別就行了；我認識一個人，他不分冬夏都穿着厚厚氈靴，許多女人竟因此愛上了他。」這是中外金言集裡的一句。

咱班「名男人」——「他陋」，長髮蓋耳披頭（尚未披肩），數月不理。男人看他頗似女人；女人看他不像男人。

臺北亦有另一個「名男人」——××——東海大學教授×××筆下的小瘋狗，一年到頭，不管是火傘高張的夏天也好，是歌德所說的戀愛時節——五月也罷；花開也好，花落也罷，都是長袍加身，色貌暗然。不管女孩子笑於前，惡犬吠於後，其穿長袍也如故。

我分析過這兩類人物的心理後，頓時心有所悟，茅塞大開。蓋女人都是好奇的動物，不出奇焉能使之好耶？！想當年披頭合唱團的小伙子，唱紅了半個天，風靡了萬千少女。此無他，標新出奇也。

茅塞既開，乃決心步「他陋」後塵。不過我不留披頭——那已經舊日殘風了。我要迎頭趕上——留阿哥哥頭。三月之後，女友必如過江之鯽，如雨後春筍。心計已定，於是乎歸而蒙頭大睡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擊碎滿池的月光	遂有深情搖漾	靜聽心靈的呢喃	黑夜低沈且寂涼	而多瑙河藍藍	嵌於漆黑的眸底	以狐步滑過心房	風撫過攤開的書頁	雙頰潔白倚着綠草	却帶來初春的訊息	風不識字	甜蜜的夢	像一束小黃花	舞上滾着露珠	思慕白馬王子	含着嬌羞	多麼小
幻那絢麗華彩																

少女的祈禱

游健治